

微尘



古月 著

悬疑小说大师、《梅花档案》原著张宝瑞先生鼎力推荐！

跨越五十年风云变幻
记录三姐妹心路历程



新华出版社

微尘

古月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微尘/古月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5.3

ISBN 7-5011-6983-7

I. 微… II. 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4645 号

微 尘

古月 著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: 100043)

新华出版社网址: <http://www.xinhua.pub.com>

中国新闻书店:(010)63072012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787 毫米×980 毫米 20 开本 19 印张 280 千字

2005 年 3 月第一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6983-7/I·4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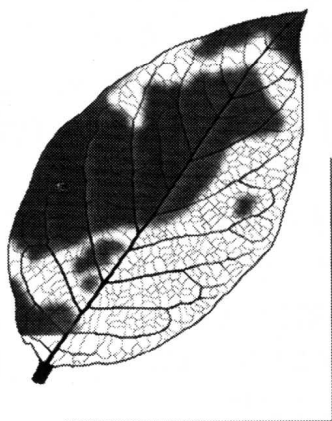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5.00 元



在那动荡、激越、混乱的年代里，人们左右不了时代，甚至在茫然中也左右不了自己，即使有动人的追寻，也只能像一颗颗微小的尘埃翻滚在变幻莫测的风云里……

目录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河 雾 |1 |
| 第二章 | 独 种 |45 |
| 第三章 | 侠 女 |83 |
| 第四章 | 飞动的云 |123 |
| 第五章 | 三 姊妹 |161 |
| 第六章 | 炼 狱 |199 |
| 第七章 | 虎 皮 |231 |
| 第八章 | 太 阳 |269 |
| 第九章 | 苍 生 |311 |
| 第十章 | 故 土 |339 |



第一章

河 雾



河雾漫漫，波水涟涟，木船紧贴着河岸行走，船老大一路吆喝赶场的渡客，故意用撑船的竹篙把河边卵石敲得咣咣作响。

川东农村三天一个赶场天，这日是小沔镇逢十的大场，木船走走停停，只要发现河岸上有人影晃动，也会殷勤地搭出跳板。

河雾里匆匆跑来了龙驹场上的小铁匠何大羽，只见他诡秘地朝船老大笑了笑，三两步就躲进了后面的船舱里。没过多久，河滩上又来了开面铺的何三爷。船老大在船头接过背篋就笑着说：“嚯哟，何三嫂也来



了，背了楞大的礼信！走哪家的户啊？”

身材瘦小的何三爷没说话，而人高马大的何三嫂却在后面扯着喉咙说：“磨人喽！还不是为我家那侄儿的事情。”

船老笑着把嘴往船舱里撇了撇，两口子看来没明白他的意思，船老大也只有自己笑自己。两口子在前舱坐定，船老大又大声说：“何三爷，查大爷前几天都亲自来了，我说那八成是看中了！”

何三嫂鼓起眼睛问：“你咋个晓得？”

船老大也不看她，哼了一声说：“在河上跑了这么多年，哪家的事情不晓得！他那天回小沔，还不是坐了我的船。”

何三嫂忙问：“他在船上咋个说？”

船老大说：“查大爷那人喽，口风向来都紧。依我说啊，你家娃儿也是虎生生的，哪有看不上的？”

何三爷说：“难说，难说！只说要年前再去一趟，今天都二十六了，不晓得还要说啥事情。”

何三嫂说：“我最看不惯查大爷那德性，行事不干脆！来来回回都跑了十几趟了，说起话来八辈子还打不到一镎杆！听他现在的口气，那南瓜还没起蒂蒂哩！”何三嫂说话向来响亮，引得船上的人都笑了起来。

又听得仓里有人大叫：“走喽，走喽！莫让看媳妇的等急喽！”

船老大朝后舱看了看，收起跳板又对何三爷说：“我说，你何三爷也不要忙，我看你家大羽不单有力气，模样也逗人喜欢，哪有找不到好媳妇的！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那查家的大妹人也不错，一般的人还说不拢哩！”

旁边穿长袍的老汉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们说的是哪个大爷，不就是小沔镇上杀猪卖肉的查屠么？那人哪，酸得狠嘞！那大妹子翻年都二十三了，盘来盘去现在都盘过气喽！”

另一个老汉说：“我说这事要怪县里的黄太爷，要不是那年他来小沔过目，到处夸她是‘美贤女子’，那女娃也早嫁人喽！”

船老大说：“你不要说，人家黄太爷也是把查大爷叫响了的！就那

几年，连县里的大户也来跟他攀亲。我说，他查大爷也算硬气，听说是做小，还怩了半年气哩！”

一个脸上搽粉的婆娘也插上嘴说：“那算啥硬气，我说是酸气！看他也莫过是个杀猪卖肉的屠户，成天舞文弄墨还说自己是书香门第呢！就说他家的几个女娃子模样好，那也比不上大户人家的。”

船老大突然回头咧着嘴说：“哟！张媒婆，乡里乡亲的，也不要把人家的牙筋筋的！上个月你才说人家个个美得像天仙，只怕是现在肚子里倒醋，怩得冒酸了哩！”

张媒婆知道船老大说话厉害，对她也知根知底，只有张嘴笑笑不敢接话，弄得满船的人又哄笑不已。

一个文绉绉的老汉说：“查屠嘛，虽说是干杀猪卖肉的行当，也算是我们乡里的名士了。我上月才请他写了两幅楹联，贴在堂屋一看，那绝不是一般功夫！就凭这点来看，他祖上肯定是有些来头的！”

船上的其他人看来对查家也感兴趣，几个老汉七嘴八舌，嗓门大的何三嫂自不必说，有时连不爱说话的何三爷也来插上几句。此时河面的雾还没散，船老大见大家已说得热闹，自己也不再说话，只听那桨叶劈着江水发出哗哗的声音。

说起查家的事，最感兴趣的，自然是他家里那三个女儿；说起他家的女儿，不管怎么比，那也要算是本地公认的美女。不过，那时的美女和现在可不一样，即使是光绪年间轰动京城的赛金花，从现在的标准来看，也多少有些古怪稀奇。可查屠的大女儿查心梅，那模样的确端庄，皮肤也的确白净，不仅从小读书习字，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。在那些年，查心梅的名声在周边确是不小，不仅引得远近媒婆踏破门槛，还给场口的算命先生添了不少生意。查屠自然就成了镇上的风云人物，不说是三个女儿，就连他的老婆——已是徐娘半老的二秀，也常常被乡里乡外的人品头论足，成了茶余饭后烘云托月的巷议。

至公元1944年，这查屠沦落在小沔镇杀猪卖肉也快三十年了。说他“沦落”，那是因为他祖上也曾风光过。查屠是从西安来的，听说在当地



也是有名的大户人家，民国初年，不知得罪了哪路军阀，弄得全家鸡飞狗跳各自逃命。查屠是偏房的六少爷，抓了几件金银首饰几经辗转才逃到四川。那时候，查屠已是孤身一人，不知听了哪个算命先生的指点，不仅隐名埋姓还在场口做起了卖肉的生意。所以人们只称他查屠，查大爷。他究竟叫什么？从来也没人知道。

有人说，查屠虽隐名埋姓落为三教九流，却总喜欢舞文弄墨，或许是想保留点那祖上的高雅之气。所以，别看他是个杀猪卖肉的小贩，平日里满身油腻胡子拉碴，可每逢出门的时候却也是一副乡绅的模样，那言行举止毫不含糊，总能把自己弄得文绉绉的。有人说，自从查家的女儿被县里的黄太爷扬名以来，查屠也随之有了人气，那肉铺不仅赶场的时候生意兴隆，就是闲日里想逛到他家看女人的，也多以求字为名。

船上的龙门阵摆得有滋有味，河上的雾也开始慢慢散开，已隐约能看见沿岸赶场的人群。从县里远道来做买卖、耍把戏、看命相、收猪毛山货的，从邻乡近道来称盐、打油、买卖猪崽的，五花八门，路路牵牵，都朝小沔镇赶。船老大一路吆喝，上船的人越来越多，龙门阵也越摆越起劲。更有知底细的人说，他查屠虽名声在外，可暗地里也好生着急。自从算命先生说他查家有大福之相以来，就更是把女儿们看管得紧，不仅把她们整天关在小楼上，还把两口子的木床也堵在了楼梯旁边。有人说，那查屠一门心思就想高攀，连做梦都想给女儿攀上个大户人家。然而，那些大户尽管有心，可说来说去总嫌他家是杀猪卖肉的。

有人笑着说：“那查屠现在是越来越着急喽！家里的大妹早就过了婚嫁佳龄，接着又来了个十八岁的二妹。”这二妹虽不像大姐那样文秀，却也出落得水灵丰满韵味无穷，她能把一个抬头、一个扭腰、一个闪眉那样的小名堂弄得全身上下都跟着出采，好像天生就能把那灵动的身姿配合得自然得体。这二妹不仅乖巧还甚是胆大，不知什么时候给你来个勾魂的媚笑，即使是上了年纪的男人，说起来也会神魂颠倒。那老三也十六岁了，身子虽单薄些，可那不言不语的文静和默默含羞的韵味，更被那些少年后生们打上了主意。

有人说，正由于三个闺女出落在这样一个不上不下的人家，那些老的少的、穷的富的、俊的丑的、读书的或大字不识的都可以去说媒，好像谁都可以去捋上一把。然而，查屠毕竟是讲体面的人，日子虽过得心焦火燎，表面却看似一片祥云。

船上的龙门阵越摆越热闹，不觉已走了二十来里，当河雾渐渐散开的时候，已能看见河岸上一片片连绵不断的竹林。那竹林里面的房屋，就像图案一般错落有致。小街上有袅袅炊烟从瓦缝间溢出，那种清丽而柔和的感觉，就仿佛让前来赶场的人们也能体味到淡淡的温馨。

船老大叫道：“小沔镇到了。”

大家抬眼看去，河谷里的雾虽已散开，可后面山上的雾却难以散尽。这小沔镇的背后是由暗紫、深蓝、新绿点缀的群山，群山巍峨、叠沓交错，就像泼墨画一般时常顿生出不少烟云。那忽隐忽现的烟云神秘而雄浑，不仅烘托了小镇的精致，还让所有的景色都透出了诱人的古朴和清丽。

木船靠在了一片开阔的浅滩上，船上的龙门阵好像还意犹未尽。下船的乡民背着背篓、挑着年货、跨过跳板慢慢走上了河滩。何三爷刚要下船，船老大却对何三爷笑着说：“何三爷，你咋个不往后看？你家娃娃还在船上呢！”

何三爷回过头来，见何大羽竟傻乎乎地从后舱里冒了出来。何三嫂大叫道：“你这个背时娃儿，叫你莫要来，咋个又阴悄悄地跟来了？”

何大羽跳下船来也不说话，死钉钉地站着不动。何三爷也只有摇了摇头说：“唉，早就跟你说查家的礼兴多，事情都没定下来，莫要让人家说我们何家不懂规矩。我看你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何大羽依然不说话，竟把何三爷手上的背篋也慢慢地挪了过来。

二

小沔镇是川东丘陵间一个不起眼的小乡场，从场口的土地菩萨到场



尾的山神牌坊只不过两百来米。靠山一面是石基土房，傍河一面是吊脚楼房，眼前的小河是长江支流中小河的小河。枯水天，河水能清澈见底，到了夏秋时节，河面会铺展开来，不仅会淹没大片河滩，还会爬到那斜溜溜的小坡上去。那斜坡上长满了慈竹、水竹和斑竹，就像是烘托小镇的绿色衬垫。这衬垫婆娑摇曳四季常青，白墙青瓦的小街就躲在那郁郁葱葱的竹林里。

已经是腊月二十六了，年关将至，小沔街上的店铺早已被洗刷得干干净净。家家都贴上红底黑字的福祿寿喜，再贴上查屠书写的楹联对子，虽是雾漫清晨，却也显出了一派年关的喜气。

查大爷是有名的写家，在这年关前后自然要弄得抢眼才行。只见门额两边贴了一副又长又大的洒金对联：

右书是：“逸兴遄飞，任他风风雨雨”，

左书是：“春光如许，招来燕燕莺莺”。

再加上“一门五福”的门额，写得个个叫好，人人称赞不已。

门板上还贴了个大大的倒“福”，那方大的洒金红纸，据说还是专门托人从梁平县里买来的。查屠还嫌不够，特地从那铺面右端的望台上悬挂下来一面“和记”店旗，那店旗白底红字，龙翎飞边，随风飘舞起来就像是白马将军的头旗。这“和记”肉铺的确与众不同，不仅气度万方还雄健飘逸，自然在这乡场上鹤立鸡群。

查屠两口子照例半夜起床，天不亮就在后院将两头宰杀的肥猪冲洗抹净。铺面临街，肉案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的铁勾，肉、肺、肝、肠都分别挂好。案板上还备有红纸喜帖，即使是一斤半斤都要尽一份买卖人贺年的心意。

店铺门口旁边放了个冒热气的半提把木桶，二秀拴着围腰正拿着抹布细心地抹着柜台上的油腻。只听得查屠在屋里喊了一声：“二秀！”二秀马上掀开门帘向里屋走去。门帘后面是两步石梯，石梯下面是一个方正的天井，左面是查屠夫妇的卧室，右面是放了几口大锅的厨房，后面连着一间很大的堂屋。堂屋正面墙上有“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”的神

龕，两旁挂满了整齐的字画。神龕下面摆放着古色古香的老式书案和红木雕花椅子，堂屋不大，却也相当精致。

二秀到了天井才轻轻地应了一声，查屠道：“你去楼上看看，何三爷今天两口子要来。”

二秀又出去把木桶提进厨房，在天井里把身上的灰尘掸了掸。这二秀向来勤快，一身紫蓝色棉布花袄收拾得分外干净利索，虽是中年可依然是身材苗条眉清目秀。她踩过卧室的床踏凳，又缓缓爬上了楼梯，楼上有两间闺房，大女儿查心梅住在前间，两个妹妹探梅和问梅都住在里间，各自的木床上都挂有白底蓝花蚊帐，靠窗的书案都配有简式雕花小椅。两排细木格窗户都用白纸糊好，支起细细的竹竿，都朝向河岸。

当二秀上楼的时候，三个女儿都聚在里间做丝线彩绣，二妹和三妹正望着窗外，大姐埋头自顾自地低头绣花。楼梯的响动有些柔润，女儿们都知道是妈上来了。二秀刚露头就说：“今天龙驹乡的何三爷要来看绣巾，说是他们家的三婶也要来。”女儿们知道这是接上次说媒的事，二妹三妹都站起来应声，大姐则依然低头不语。二秀进得闺房，走到大女儿身边，理了理她的头发细声说：“何三爷他们是小本商家，他家的侄儿自己还开了个铁匠铺，你爹也去看过，是个本分忠厚的老实人。”她边说边去柜里拿了件红缎袄放在大女儿身边，又说了几句小铁匠愿意倒插门的事情，才静静地下得楼去。

大女儿心梅依然埋头织着手里的刺绣，二女儿探梅则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看外面的天空。天空是灰蒙蒙的，淡淡的薄雾飘了进来，尽显出一派宁静的乡意。一群麻雀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，一不注意就飞进了湿漉漉的竹林里，只听得麻雀们在里面叽叽喳喳，抖得竹梢上细小的新叶也摇来摇去。她看着那麻雀一会跳在竹林的草坪上，一会又跳进了看不见的枝叶里。探梅看来是个极富感情的人，她和平静的大姐不同，不仅活泼机灵还多愁善感，在每次看那些小东西的时候，除了一种甜蜜的温馨之外，心里还总是酸酸的，有时伤心落泪，有时又哈哈大笑，就是在平日的的生活里也常常会触景生情。



问梅见二姐在那里痴痴发呆，不由得走到窗前，看到二姐的眼里不知怎么又有些潮润，知道又是那些麻雀弄出来的。她贴着二姐囁囁地叫了两声，让那些麻雀扑棱棱的飞了出去。

这个时候，查屠已料理完毕，他重新换了一件衣服，模样比先前也光鲜了不少。他走到街上看了看，各家铺面都已下了铺板，小老板们已开始相互道起安来。对面纸杂铺的苟老板见到查屠，马上站在街中间大声喊道：“查大爷，昨天盐帮的伍师爷来了，专门要我给你带个信，要八副对联。他要得急呢，说是中午就来取。”

查屠听了这话不禁一振，平日里一些小商小户前来要字，那是常有的事，而这八镇盐帮的师爷来要他的楹联，那岂不是在给他捧场哩！查屠也当街大声回道：“那东阳镇盐帮是藏龙卧虎之地哩！连县里商会的黄会长都常去他们那里。伍师爷专门来要我写，那是要我献丑哩！”

查屠一边当街接过苟老板递过来的红纸和帖子，一边又在外面大声叫道：“二秀，备墨！”

二秀在屋里早已听见，她知道查屠正在得意，便立刻笑嘻嘻地跑到街中间来，双手接了红纸又赶忙回到堂屋去。她从抽屉里拿出毛毡铺在桌面上，再拿了一个青瓷墨缸前去打水，回来过后又往石砚里续了些水，这才慢慢地磨起墨来。二秀做事利索，屋外的查屠还在和苟老板大声寒暄。只听得苟老板说：“……查大爷的书法，……那是越叫越响喽。昨天伍师爷说，就本县来看，查大爷应算是颜真卿的大弟子！他说那字是严中带飘，骨中带肉，连县里黄太爷还赏识得很哩！”

街上赶场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在人来人往中，两个人站在街中间就像老照片里长袍马褂式的人物，不仅频频拱手作揖，那对话也比平日里文绉绉了许多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弄得两个人的脸色都红润了起来。

查屠和苟老板一起进得堂屋，一面把大红帖子放在书案上，一面叫二秀到外边去照应。查屠用石条压住了纸的四角，这才拿出一部线装的“楹联万福”来翻了几页，口里慢慢念道：“‘流水不将山色去，好风时卷市声来。’苟兄，你看此联如何？”苟老板自然是连连叫好。查屠说：

“我就喜欢写寓景寓意的句子，高雅且有深意。”说着说着，两个人就摇头摆脑地推敲起韵脚来。

外面小街上已是人来人往，那些来赶场的游商杂担把街面也弄得热闹起来。这小沔虽只有一条小街，却也取名为“正街”。过去这街上的店铺都没有招牌，可自从查屠的肉铺打出“和记”店旗以后，其他店铺也跟着仿效，每到赶场天，满街巾旗飞舞，倒把这乡场弄得威风八面。

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何三爷一行也来到了“和记”肉店，二秀正在给人割肉，看见何三爷和何三嫂来了，马上放下手里的事，走上前去笑着给他们请安。见后面那侄儿也来了，二秀不禁又注意端详了一下，只见这后生确是个上好的模样，不仅身材高大、身板结实、皮肤黑红还鼻直脸方。不由得高兴地对何三嫂说：“这是你家的侄儿吧？快请里面坐，我跟着就来给你们泡茶。”

查屠听到外边的动静，撩开布帘迎了出来。他双手抱拳说：“来得好早，进屋吃茶。”见这何三爷的侄儿也来了，不免脸上一怔。看到人家背了一大背篋礼信，只有拱手对何三爷说：“实在不敢当，还送什么礼啊！我这里实在腾不出手，就暂时先放在外面吧。”

苟老板一看就知道是来说媒的，马上退到堂屋笑嘻嘻地打量着跟进来的何大羽。他对查屠家自然很熟，径自去帮着拿了几副盖碗茶具出来，又去厨房提出架在炭炉上的长嘴铜壶，分别放好茶叶，倒上水，还帮着说了一些今天雾大路不好走之类的客套话。查屠指了指书案上的字幅说：“实在不巧，这盐帮伍师爷的字要得太急，看来要怠慢一下各位了。”说完就又拿起笔闭目沉思，自顾自地运了一会儿气，好像也不再搭理他们的到来。何三爷一家就好似被淋了一瓢冷水，愣愣地呆在一旁有些发窘。只见查屠一连写了两幅，何三爷想前去说话。查屠见他探过头来，放下笔又双手抱拳说：“实在是怠慢了各位，这书法嘛，就像是气功，中间是万万断不得的。”

苟老板马上接话说：“去年，黄太爷家里就贴了查大爷的字，盐帮的伍师爷今年又亲自来要，说是查大爷的字在县上也是叫得响的！”



何三爷也趁机连连夸道：“早就听说查大爷出身名门，字又写得好，心里好生佩服，今天能有幸拜读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”

查屠听到这话虽说心里高兴口里却淡淡地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各位见笑，在我祖师颜真卿的牌位面前，那是班门弄斧哩！”

何三嫂见他们寒暄，也插不上嘴，自己实在有些憋不住了，出得屋去想和二秀拉扯家常。见二秀正忙着割肉，好像也受了里面文绉绉的感染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我家侄儿就是心急，都说你家心梅人好，天天都想来看人。是不是让他们说两句话，还望妹子包涵。”

二秀细声道：“其实，我心里也急。我看你那侄儿也是能过日子的人，可这也急不得。我家男人写字的时候千万打扰不得，要由着些才行。”

何三嫂见她忙得不可开交，道了声谢说：“难为你了。”又一脸无奈地回到屋里。见侄儿何大羽坐在椅子上满身的不自在，有时看看屋里的摆设，有时又顺势瞅瞅门外厢房的门帘。何三嫂知道他的心思，不由得过去给他轻声说：“稳诚点，现在千万不要着急，不要随便乱看。”

这木式结构的房子本来就不隔音，楼上闺房中的姐妹一直在听下面的动静，只听得几句寒暄之后又静了下来，知道老爹正在运气写字，老二探梅轻声说：“这盐帮的人硬要挤进来，何三爷一家来得不是时候呢！”

老三问梅说：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，弄得我也帮他们着急。”

二姐和三妹不住地细声说话，大姐却坐在那里纹丝不动。这样的事心梅也经历得太多了，在十八岁那年，她一听这说媒的事就慌得两腿发软，生怕爹妈把她说出门去。可后来她自己也开始急了，恨不得马上有个红轿来抬她出去。再后来是偷偷地流了许多眼泪，心里也就冷了下来。如今已熬成冷心冷肠的老姑娘，不免对老爹也多少有了些怨意。但这心梅从小就读了不少三纲五常、四书五经的书，凡事都能内忍，还显得特别文静。然而，虽说对这些事情已有些怠惰，可毕竟也是一生的大

事，这次又听妈说是个打铁的后生，人品模样都好，多少也激起了些心中的波澜。她深知这家里的大事小事老爹说一不二，性情又特别怪癖，也只有无奈地不言不语。而两个妹妹倒兴致很高，问梅坐在楼梯口上说：“那天听妈说她见过这小铁匠，看起来还顺眼哩。”

探梅给三妹说：“老爸现在正在写字，你就悄悄从窗缝里去看一看。”

问梅缩了一下脖子说：“我不敢，你胆子大，你去，你去。”

探梅回头看了看屋里的心梅，心梅只侧过头来，向她们柔和地看了一眼，那自然是一种无言的默许。探梅就干脆脱了鞋子，蹑手蹑脚地下得楼去，绕过楼梯口的大床，贴着墙壁又绕过天井，从窗缝间向堂屋里细细窥望。只见老爹正摆着架势写字，苟老板在旁边专心奉承轻轻叫好。她又往侧面看了看，只见书案后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后生，那后生穿了件蓝布对襟上衣，身材高大，体格强壮，那黝黑的脸上虽棱角分明却也带了几分稚气。

那后生坐着一动不动，可眼睛并不安分，只见他向窗户这边斜了斜，竟把窗外的探梅吓得蹲了下去。探梅急急地上得楼来，不断地眨着眼睛说：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俊得很哩！我看他坐在那里一点都不敢动，那眼睛又清亮、又有神，像轱辘一样转来转去哩！”

大姐听见这话虽没动声色，脸上却也掠过一些红晕。她看了看二妹和三妹，两个妹妹都从那无奈的眼光里看到了一丝期盼的神情。

正当探梅在楼上眉飞色舞的时候，突然听得楼下苟老板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这楼上的姐妹虽然知道没什么大事，二妹和三妹却也趁势咚咚地跑下楼来。她们干脆就站在门前看那高大的后生，那后生突然看见了两个女娃子站在门前，顿时显得有些惊慌，竟然傻愣愣地站起身来却不知所以。只见书案前的查屠把一支握笔的手悬在空中，表情痛苦还瞪圆了眼睛。又见他把手另一只手反剪过来指向佝偻着的后腰，苟老板猛地上前一步，照着查屠所指的部位轻轻地拍打起来。何三爷一家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愣在旁边不知怎么是好。苟老板刚拍打了一会，查屠就